

# 毛泽东 及其 战友的 婚恋

禾青 ◇ 编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# 毛泽东及其战友的婚恋

禾青 ◇ 编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# 鄂新登字 01 号

毛泽东及其战友的婚恋

禾 青 编著

---

出版：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：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 
发行： 邮编：430022

---

印刷：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经销：湖北省新华书店

开本：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8.25

字数：201 千字 插页：5

版次：199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：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3 140 定价：9.80 元

书号：ISBN 7—216—02053—7/I · 206

---

## 前 言

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谱写了中国革命最辉煌的篇章，也描绘了人类爱情最绚丽的色彩。他们是在革命时期、战争年代相识相恋的，他们爱得匆匆，走也匆匆，在枪林弹雨中经历着悲欢离合、生死考验，因而他们的婚恋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他们为着崇高的革命理想，为着国家民族的命运英勇奋斗，他们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，然而，他们也有着自己纯真的爱情，有的如涓涓流水，有的如红花烈火，他们至诚相爱，生死不渝……

每个成功的男人，背后都总有一个女人。那些生活在伟人和将军们高大身躯之后的妻子们，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，奉献出那么多的辛劳，那样多的牺牲和那样多的爱。她们同样是伟大的、高尚的，她们同样值得人们敬仰、纪念与爱戴。

他们是我们的前辈，创下了赫赫的功勋，打下了红色的江山。我们以他们为骄傲，以他们为楷模。半个世纪以前，他们和我们同样年轻。透过他们爱情的双眼，我们可以看到战争年代的艰苦和追求，可以体味到理想和爱情的崇高价值。今天，我们的周围没有了战火与硝烟，却充满着金钱与享受、物质与精神的各种诱惑和迷乱，也许，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获得不少有益的启示。

## 目 录

### 前言

#### 1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

——毛泽东与杨开慧

#### 13 秋之白华 十年依傍

——瞿秋白与杨之华

#### 30 鸿燕传情 墓前求婚

——恽代英与沈氏姐妹

#### 48 艳阳照耀情绵绵

——王稼祥与朱仲丽

#### 63 一生忧患难为家

——彭德怀和他的妻子

#### 82 长征路上并肩行

——刘伯承与汪荣华

#### 91 一生钟情诗为媒

——陈毅与张茜

**102 “送郎上前线啰”**

——罗荣桓与林月琴

**118 朝朝思念似盼星**

——罗瑞卿与郝治平

**131 结婚十天 重逢十年**

——许光达与邹靖华

**150 风流将军战地情**

——陈赓与他的妻子

**162 “窑将军”的贤内助**

——徐海东与周东屏

**179 严师益友 书信传情**

——彭雪枫与林颖

**192 来自俄罗斯的恋情**

——刘亚楼与翟云英

**201 电波慰知音**

——肖华与王新兰

**211 口琴奏恋歌**

——谭震林与葛慧敏

**225 夫战妇随 患难情深**

——叶挺与李秀文

**235 生离死别的考验**

——方志敏与缪敏

**240 白山黑水蕴深情**

——周保中与王一知

**后 记**

##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——毛泽东与杨开慧

1901年11月6日，湖南长沙县清泰都下板仓杨家，一个女孩呱呱坠地，“板仓杨”的主人杨昌济先生给女儿取名开慧，号霞，字云锦，期望女儿的一生能够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有如灿烂的云霞，美丽火红。后来杨开慧果然不负众望，成为著名的革命烈士。她丈夫毛泽东在那首有名的《蝶恋花》词中，将她称为“骄杨”，赞她如“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”，与“万里长空”的云霞共舞，终于了却了杨昌济先生当年给女儿取名时的一番初衷。

杨开慧家住的下板仓房屋由土砖砌成，三面环山，青松翠竹，交相辉映，屋坪前是两口明净的水塘，再前面是一片宽敞的稻田，银练般的板仓河，在田野中逶迤流过，风光十分秀丽。开慧就在这明山静水的田园风光中度过自己的童年生活。板仓的山山水水留下了她的足迹，印下了她的倩影。儿时的生活虽然是清贫简单的，却也充满盎然生机，常常令她回味无穷。

开慧长到7岁，父亲从国外来信，要她上学读书。她家斜对门的杨公庙，办了长沙县第四十初级小学。山冲里从来不让女孩子读书，学校破例为开慧等7个女孩子单开了一个班。

杨开慧在杨公庙小学只读了三个学期，便转到离板仓五里多路的隐储学校去了。这个学校比杨公庙小学大，图书也多，为小开慧敞开了知识之门。辛亥革命发生不久，开慧从隐储学校转到衡粹女校，接着又转到麻林桥附近的县立第一女子高小。

杨开慧上学期间，父亲每两年从国外回来一次，给她讲述一些国外见闻和简单的道理，教她博览群书，把读书当作吸取新知识、新思想的一项重要方法。在父亲的鼓励下，开慧刻苦自学，阅读了不少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，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基础，并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。

开慧从小爱读《木兰辞》，少女年华的她，不仅有花木兰那样不让须眉的爱国壮志，同时也有大家闺秀的温柔贤慧。对客居海外的慈父的思念，对家境日蹙的感伤，对学海无涯的焦虑……这一切使体弱多病的开慧，不时泛起孤寂和伤感的情怀，陷入青年人都曾有过的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烦恼之中。她非常渴望得到知心朋友的规劝，向他们诉说内心的苦闷，获取前进的力量。在为数不多的开慧遗墨中，有这样一封信。信中说：

我最爱之姐姐鉴：许久未晤，甚以为念。近维起居多  
祜，学业日增为颂！妹因发头昏，且生痞子，请医诊治，总  
难见效。校中的课堆积，偶一思及，颇为之焦灼也。妹与  
吾姊至好，素承规劝，有暇望赐数行，以慰系念。天气将  
寒，惟珍重。不一。此问大安！

愚妹杨开慧书上

这封信写于 1912 年深秋，那时开慧才 12 岁。

1913 年春，杨昌济结束了在国外近 10 年的留学生涯，回到长沙。杨开慧和母亲、哥哥一起，也从乡下迁进了城里。同年，青年毛泽东也到长沙一师求学，拜杨昌济为师。他与蔡和森等经常到杨先生寓所求教，自然也就结识了杨先生的千金杨开慧。《毛泽东家世》一书对此有所记述。

一开始，当杨昌济同学们交谈时，开慧常待在一旁，一言不发，只是默默地听。后来，她逐渐加入他们的议论。杨昌济对这个

聪明的女儿很是看重，对她的介入也极为赞许，并不时向毛泽东等学生推荐女儿的学问。时间一长，杨开慧自然成了这批学生中的一员，他们一起议论时事，抨击时政，并互相传阅笔记，交流心得体会，彼此之间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。在这批学生中，毛泽东年龄较大，思想也较为激进、深刻，因此他给杨开慧的印象也最深。杨开慧除了向他学习一些思想方法外，也不断接受他的一些生活方式。如她坚持洗冷水浴，行深呼吸，常吃硬食等体育锻炼的方法。她还在作文中写道：“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。”这句话正是毛泽东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的《体育之研究》一文所阐述的中心思想。

客厅里的感情交流逐渐升华，日趋成熟。严肃的杨先生终于发现那种藉眉目交流的感情。他没有责难任何一方。他珍爱女儿，也喜欢这位激进、睿智、不修边幅而又抱负非凡的学生。不过，他未提婚嫁之事。毛泽东也不曾提。毛泽东还不具备婚娶的物质条件，这一点他们心里都有数。何况，杨先生深知他学生所富有的强烈的自尊心，在吃饭问题尚未解决好的时候，毛泽东是决不会谈婚嫁之事的。

但是，杨先生是喜欢看到毛泽东与女儿杨开慧的日渐接近的。有时他与学生讨论问题，女儿悄悄走进来，默默坐在一角的藤椅里倾听。对此杨先生并不反对。而毛泽东这时就会表现出格外的精神振奋，思想敏锐，讨论也显出异常的热烈和深刻。

“润之，小女向我推荐了你的一篇文章，《体育之研究》”。杨昌济稍顿一顿，瞟了女儿一眼。杨开慧脸色微红，垂下眼帘摆弄衣襟。他把目光转向毛泽东，慢条斯理地道：“我看了。‘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’，讲得好。促使国家富强的活力蕴藏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，只有激励个人的主动性才能迸发出来。”毛泽东谦逊地笑道：“那是去年写的，是受先生的影响，还很幼稚。”

“嗯，‘夫命中致远，外部之事，结果之事也；体力充实，内部之事，原因之事也’。从《心之力》发展到这一段论断，这是你个人研究

经历的成果。”杨昌济赞许地点点头，略一沉吟，换一种疑问的口气：“不过，你说‘夫体育之主旨，武勇也’。这里的意思……开慧，你是怎么看？”

杨开慧沉默了片刻才轻声细语道：“人家用枪炮打来了，你不用枪炮对付又怎么办？体不坚实，见兵而畏之……我看这个道理不错。”

毛泽东深深望一眼杨开慧，然后移开目光，重新面对他的先生。那一刻，他感觉与杨开慧的心相通了，跳动着同一节奏的脉搏。

1918年夏，杨昌济应蔡元培之邀，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，杨开慧随父入京。杨家住在北京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9号。不久，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，也来到北京。杨昌济推荐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。毛泽东经常到杨家看望老师，有时也在杨家吃住，与杨开慧有较多的接触，他常把进步书刊和自己写的文章、笔记送给杨开慧阅读。年方17岁的少女杨开慧对才华出众的毛泽东爱慕之心日深，毛泽东也多次向秀美、聪明、娴雅的师妹表示爱意。后来毛泽东赴上海时，两人彼此心照不宣，相约分别后互通信息。二人书信不断，互诉衷肠。杨开慧给毛泽东的信，开头只称呼一个“润”字，毛泽东给杨开慧的信，开头也只有一个“霞”字。

1920年初，杨昌济去世后，杨开慧扶柩南下，将父亲归葬长沙板仓。不久便从板仓来到长沙城，在李淑一父亲的帮助下，进了福湘女中。

1920年7月，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从北京返回湖南后，身穿薄薄的旧长衫，迈着轻快的步伐到福湘女校，在选修班的教室旁边，找到了杨开慧。回湘后的重逢使两人格外高兴。毛泽东邀请杨开慧去省学联帮他工作，杨开慧一口答应。这年冬天，两人相约寒假在板仓杨家结婚，他们没有做嫁妆，不坐花轿，“不做俗人之举”。

曾在毛家当伙夫的邹香庭老人后来回忆了毛泽东与杨开慧举

行简朴婚礼的情形：1920年冬的一天，毛泽东忽然对邹香庭说：“你去准备点酒菜，今晚我要请客了。”邹香庭心里有点奇怪，因为那时毛泽东的经济很不宽裕，工作又很紧张，请客吃饭的事是很少的。但他不便多问。

晚上，毛泽东带来了一些客人，都是他平日最要好的朋友和战友。大家吃饭喝酒，兴高采烈，谈今论古。杨开慧也殷勤招待客人，敬酒，送菜。

夜色已深，毛泽东才宣布：“今晚是我和杨开慧结婚的日子。蒙大家来热烈祝贺，我们十分感激……”客人们大感意外，纷纷说：“为什么不早点告知我们，也好带点纪念品来，以表示祝贺？”毛泽东笑说：“就是怕大家带礼品来，所以事先才保守秘密啊！”

大家跟着毛泽东一同笑起来，并以一阵热烈的掌声表示对新郎、新娘的祝福。

1921年秋，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后不久，杨开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为了掩护毛泽东的活动，她接来母亲，一起住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所在地——清水塘，自己则担任湘区党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。

1921年8月，毛泽东曾利用“船山学社”的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。杨开慧参加了该校的筹建工作，并利用自己担任学联干事的身份，筹集经费。自修大学培养了不少早期共产党的干部。何叔衡、毛泽民、罗学瓒、夏明翰等人，当年都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。

1922年，毛泽东又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，杨开慧担任该馆的负责人，主持馆内一切事务。当时图书馆内还设有秘密阅览室，藏有《新青年》、《先驱》、《赤光》等进步书刊，吸引了不少年轻人。

1922年10月24日，杨开慧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一个儿子，取名毛岸英。

1923年4月，毛泽东离开长沙赴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。6月又由上海到广州出席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，这是毛杨婚后第一次分

别，两情依依。毛泽东走后，杨开慧一人独撑家务，上有老母，下有小孩，生活清苦，负担沉重，真是度日如年，早晚翘首盼望夫君归来。中共“三大”后，毛泽东留中央工作。同年9月，毛泽东因事回到长沙，11月毛岸青出生，毛泽东此时在自己身边，杨开慧心中如沐春风，无限温暖。

12月底，毛泽东又要离开娇妻爱子远行，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。杨开慧全力支持丈夫从事革命斗争，任劳任怨，从不怕艰难困苦，只是在离别之际，难割恩爱情。她眼含热泪，紧紧握着丈夫的手，一再叮咛：只身远行，要多多珍重。毛泽东凝视爱妻，更有一番离愁别绪在心头。他展纸挥毫，写下了那首著名的《贺新郎》词：

挥手从兹去。更那堪凄然相向，苦情重诉。眼角眉梢都似恨，热泪欲零还住。知误会前番书语。过眼滔滔云共雾，算人间知己吾和汝。人有病，天知否？

今朝霜重东门路，照横塘半天残月，凄清如许。汽笛一声肠已断，从此天涯孤旅。凭割断愁思恨缕。要似昆仑崩绝壁，又恰像台风扫寰宇。重比翼，和云翥。

诗人毛泽东借用李白《送友人》诗中一句“挥手自兹去，萧萧班马鸣”，表达了与杨开慧分离的痛苦心情。“凄然相向，苦情重诉”，正是一对感情笃厚的青年夫妻离愁别恨的写照。像杨开慧这样一位年轻女子，上有老母需要照顾，下有婴儿需要抚养，革命工作又不能放下，而丈夫又要冒着风险出门远行，这时杨开慧心中的凄楚之情是可想而知的，难怪她“眼角眉梢都似恨”，热泪要夺眶而出了。但杨开慧毕竟不是寻常女子，她深知丈夫与自己分别是革命工作的需要，因而强用理智去战胜情感的纠缠，热泪不是“滑然而下”，而是“欲零还住”。杨开慧深明大义，把革命的需要置于个人幸

福之上。

诗人把“昆仑崩绝壁”、“台风扫寰宇”这种自然界的巨大力量，用来比拟斗争风暴，更加重了割断个人“愁思恨缕”，献身人类解放事业的豪情，表达了诗人以四海为家，不沉湎于儿女情长的远大革命志向。然而，“汽笛一声肠已断”仍然写出了诗人内心的痛苦。“算人间知己吾和汝”，“重比翼，和云翥”两句，充分表达了诗人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深厚感情。

1924年2月，毛泽东由广州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。6月，杨开慧和母亲携带毛岸英、毛岸青来到上海，毛泽东亲自到码头迎接，结束了半年多梦萦魂绕的两地生活。杨开慧协助毛泽东从事文书誊写和收发工作。1924年底，毛泽东因病请假回老家韶山，一边养病，一边开展农民运动。杨开慧也跟随毛泽东第一次来到韶山。他们按照当地风俗，以“走人家”的方式，到农民家里了解农村的状况，进行调查研究，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，号召贫苦农民起来为推翻人剥削人、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斗争。他们在韶山地区办起了一二十所农民夜校，建立了二十多个秘密农会和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——“雪耻会”，并创建了中共韶山支部，领导农民开展斗争。

韶山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，引起反动派的极大恐慌，湖南军阀赵恒惕再次下令通缉毛泽东。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，毛泽东、杨开慧先后离开韶山，南下广州。

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，杨开慧继续协助毛泽东工作，负责通讯联络，经常来往于毛泽东与周恩来、邓中夏、恽代英、林伯渠、李富春等人之间，传递文件、书信和消息。

北伐战争开始不久，杨开慧同母亲一起带着孩子回到长沙，住在望麓园。1926年12月，党派毛泽东回长沙指导工作，夫妻再度团聚。1927年2月，毛泽东、杨开慧一家先后到达武昌，住在都府堤41号。当时，杨开慧已临近产期，又要照料身边的两个孩子，但

为了使毛泽东集中精力运筹革命大计，她几乎天天伏案工作到深夜，整理毛泽东在衡山等县考察农民运动带回来的调查材料。毛泽东多次夸奖道：“我这个好秘书，抄写起来，又快又好。”正是在杨开慧的协助下，毛泽东很快写出了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一文，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。在武昌，杨开慧生下第三个儿子毛岸龙。

大革命失败后，毛泽东夫妇由武昌回到长沙，住在北门外沈家大屋旁的北角门楼。9月初，毛泽东赴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，杨开慧带着孩子回到长沙县板仓老家。不料，这次夫妻分离竟成永诀。

当时的湖南，一片白色恐怖，许多革命者及其家属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，杨开慧面对死亡的威胁，毫不畏惧，继续坚持地下斗争，深入群众中调查访问，宣传革命道理。她时刻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，把为革命牺牲当作自己“喜欢的事”。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不久，即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信，说他出门后，开始生意不好，亏了本。现在生意好了，兴旺起来了。这封信几经辗转，直到1928年春，才送到杨开慧手里。她找来地图，查寻井冈山的位置，远眺东南，心中不断呼唤着亲人的名字，愿他一切都平安。

长夜漫漫天难明，关山远隔信不通。长久的思念与等待，使杨开慧惆怅不已。1928年10月，她在寒秋孤灯下写了《偶感》诗一首，抒发了对毛泽东的挂念：

天阴起溯[溯]风，浓寒入肌骨。  
念兹远行人，平波突起伏。  
足疾已否痊？寒衣是否备？  
孤眠[谁]爱护，是否亦凄苦？  
书信不可通，欲问无[人语]。  
恨无双飞翮，飞去见兹人。  
兹人不得见，[惆]怅无已时。

无论是在井冈山，还是闽西赣南，毛泽东都常常牵挂杨开慧和孩子们，只恨敌军封锁，局势动荡，无法联系。1929年11月28日，毛泽东在给中央领导人李立三的信中写道：“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，想和他们通讯，不知通讯处。闻说泽民在上海，请兄替我通知泽民，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，并要他写信给我。”然而遗憾的是毛泽东并不在上海，早已被党派往天津领导地下印刷工作。毛泽东却一直在盼望着弟弟的来信、妻子的来信。

1930年7月27日，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城，十天后被迫退出，但是长沙、平江、浏阳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和赤卫队大部分暴露。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“清乡”司令部司令何健卷土重来，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。仅板仓、清泰、白沙一带就有46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。何健悬赏大洋1000元，捉拿“毛泽东的妻子杨氏”。情况越来越紧张，形势越来越险恶。1930年10月中旬，杨开慧被捕入狱。同时被捕的还有保姆陈玉英和毛泽东8岁的儿子毛岸英。

敌人逼杨开慧交代毛泽东和红军的情况，逼她交出毛泽东的书信和共产党的文件。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不知道！”敌人恼羞成怒，把她打得遍体鳞伤，可她始终坚贞不屈。最后敌人甚至诱骗说，只要她在报上发表声明，与毛泽东脱离关系，就马上可以获得自由。但这也遭到杨开慧的严词拒绝。她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：“死不足惜，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！”又嘱咐说：“我死后，不要作俗人之举。”

1930年11月14日，杨开慧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英勇就义，时年29岁。

杨开慧死后，遗体被亲友连夜运回板仓收殓，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。毛泽东从报上得到噩耗后，当即寄信给杨开慧的亲属说：“开慧之死，百身莫赎”。并寄款为杨开慧修墓立碑，上刻“毛母

杨开慧墓。男岸英、岸青、岸龙刻。民国十九年冬立”等字。全国解放后，他在接见杨开慧的堂妹时，曾说过：“你霞姐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，很难得！”“你霞姐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。”在接见他们当年的保姆陈玉英时，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杨开慧被捕经过和狱中情况，并说：“开慧是个好人哩！岸英是个好伢子哩！革命胜利来之不易，我家就牺牲了6个，有的全家都牺牲了。”

1957年1月，毛泽东的18首诗词在《诗刊》创刊号上发表，这是毛泽东首次集中发表自己的诗词，反响广及国内外。杨开慧的生前好友李淑一怀着激动心情反复拜读了毛泽东的诗词，回想起毛泽东早年曾用“虞美人”的词牌填过一首词赠与杨开慧，但除记得头两句“堆来枕上愁何状，江海翻波浪”外，其余俱忘却了。于是，李淑一于1957年2月7日（春节期间）便写信给毛泽东。在信中，她谈及自己读毛泽东诗词的感想，请求毛泽东把过去书赠杨开慧的《虞美人》全词抄赠给自己。此外，她在信中附上了她在1933年写的悼念自己丈夫柳直荀的词《菩萨蛮·惊梦》。她说：“1933年夏，道路传言直荀牺牲，我想成梦，大哭而醒，和泪填《菩萨蛮》一首。”全词如下：

兰闺索寞翻身早，夜来触动离愁了。  
底事太难堪，惊依晓梦残！  
征人何处觅？六载无消息。  
醒忆别伊时，满衫清泪滋。

李淑一的信寄出以后3个月，1957年5月11日，毛泽东在百忙中复信给李淑一：“大作读毕，感慨系之。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，不要写了罢。有《游仙》一首为赠。”《蝶恋花》一词即写在此信中：

我失骄杨君失柳，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。